“第316号文明，文明进展至蒸汽时代，母星被10光年外的文明发现，外星舰队登陆母星。先进的文明和智力让这些异形生物的科学家轻松发明了在我们的乱纪元中维持生命的小型发动机，最终，执政官决定签署有关发动机使用的条约。”

210年前，执政官紧紧盯着前方，他身上的长袍有些发皱，手心的汗珠浸湿了布料。坐在对面的外星生物有修长的手指，他玩味地把弄着一个直径不足2厘米，却足以释放出足够的能量的小型发动机。“我们不是菩萨”，传译屏上浮现出字样，“若有朝一日，这里的发展威胁了我们自身，那我们的所有智慧都是虚妄。”

他像放开一只蝴蝶一样放开那个母星难以想象的机器，它坠落在地上，瞬间化作尘烟——自毁机制可以防御一切企图强力破坏、打开它的行为。“来下棋吧。”“连接，你就能得到它。”

我是一名弈者。

210年前至今，文明再未因乱纪元中断，所仰仗的，便是眼前的棋盘。

这里曾是一片荒漠，如今我面前耸立的，是一堵看不见边界的墙。事实上，这墙并非没有边界，而它也不仅是一堵墙。这是一个巨大棋盘的边缘。

我在高塔前的守卫处认证身份，电梯门打开，我走进，转回身，守卫向我致意。不足五秒，门再次打开，此时所见的是百米高空的光景，狭窄的高台上放着一只孤零零的椅子，除此之外再无其他。

偌大的棋盘显出了形状，十二列，十二行。每个格子的中央摆放着正在缓慢发光的棋子，红，蓝，黑，白。

对了，现在人们习惯把乱纪元维持发动机称作棋子。

对面的高台上是我的对手，也是这些棋子原本的主人。浩渺的天地，无垠的棋盘，矗立的高塔，我的对手把这一切当作一场戏谑的游戏，而对于我们，这是关乎生存与延续的博弈。

无数次的对弈中，他从未分享过我胶着的心跳。

一千回合的对局从此刻开始。我审视棋盘，看着屏幕上列出的移动选项，对下方的移棋者说：“八之十，八之十一。”他点点头，行走到棋盘上相应的位置，用铜制的勺柄交换了红棋和黑棋的位置。第八排的三颗红棋连接，棋子所处的格子轰然下沉，那些闪烁的棋子沿着凹槽滚落。在棋盘侧翼等待的收集者欣喜若狂，他们将棋子装进精巧的盒子，或驾车，或骑快马，将棋子送往都城。

十里长亭，五里短亭，烽火狼烟，古道孤驿，此刻都只为棋子存在。

收集者源源不断地带着棋子回到都城，“连接，连接！”的呼喊在街巷此起彼伏，人们来到城门前，在队伍中缓缓向前挪动，一个接一个地将身上光芒殆尽的棋子更换成新的，继续抵御属于乱纪元的烈日与严寒。他们习惯于将目光投向西北方——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那里是星球上最大的棋院，没有黑白两子，没有王后车象，只有红、蓝、黑、白——不休不止闪烁的光点。无数少年日以继夜地学习对弈技巧，无数曾经的弈者苦心孤诣地编撰棋谱。棋院深处甚至还有一群人寄希望于研究清楚棋子的构造，摆脱这嗟来之食的枷锁，然而几十载匆匆而过，他们从未有过任何收获。

在棋子被消除的位置上方，新的格子和棋子缓缓下落。棋盘上空有层叠排列的另外九十九个棋盘，棋子相消，正上方的棋盘便会相应填补，在地面上看，接连的棋盘像一块巨大的活字印刷板。我仰头而观，耸立的棋盘有了将天空划分为两半，阳光被筛落，洒在我的前方。

轮到我下棋了。我盯着屏幕，紧握着拳头，指甲像是嵌进了肉里却不觉疼痛，每一毫秒都如年月漫长。“无有效操作可选，此局只能进行布局。”我紧咬着牙关，汗水滴落在高台上。我的对手故作疲惫乏力，百无聊赖之态，如果我能正确解读他的语言，此刻耳边传来的高频段波应当是一声冷笑。

弈者轮换的休息日，我也曾走过市井，年轻的夫妇会把孩子揽到身前，指着我低声说道：“那就是弈者”，他们拿出棋子放在孩子手心，“成为弈者是这个时代至高无上的事。”

你会想，这样的对弈过于简单，孩童的游戏没有挑战吗？——你不明白我们和对手的差距。我们倾星球之力培养的弈者，也难敌他们中的常人。

在我弈者的生涯中，就曾有暗无天日的一天。

对局并非必须历经一千回合，若是棋盘一处的棋子接连相消，耗尽了九十九层棋子，对弈就会提前结束。我还记得我的对手狡黠的面孔，那天他似乎兴致盎然，总是选择同一区域的操作。直到十行上方的豁口越来越大，我终于察觉到了他的意图——然而为时已晚。移棋者与收集者先是不解，而后在一切愈发清晰后低头沉默。三棋相连，四棋相连，五棋相连，终于，十之三上方再也没有棋子了。

移棋者走到十之三，仰起头，他第一次在棋盘上看见长空一角，有燕子低低飞过。

没有机会了。我颤抖着从椅子上站起来，转身，看见遥远的都城中，棋子发出的光芒间断地湮没，长而笔直的输运道路上没有马蹄或车轮扬起的尘埃。我不知道那一天里多少人没撑过乱纪元刺骨的严寒，我未曾敢问。

属于我的新回合到来，方才的布局给棋局带来了转机——

“七之一，七之二”，两个连续的五棋相连，我轻轻松了一口气，回头眺望通往都城的道路。这条长长的输运道路的奔忙，于弈者而言是无可比拟的鼓舞与安慰。

这或许是孤注一掷的博弈，或许是折磨人心的对决，但我深知作为弈者的意义，交汇在时间里的意义。以有穷之思考与有穷之图景探无穷之境，我们从对弈中搏来的每一颗棋子，都将为母星的发展与繁荣、希望与转机聚拢一粒火星，火焰燎原也好，如风中残烛也罢，只要燃烧着，不止不休着。

棋院正在创造一部机器，老师期望它能汇聚所有棋谱的精华，甚至在未来找到真正普适不败的算法。弈者也罢，机器也罢，我们坚信长久的稳定与繁荣终将到来，坚信棋子终将被我们自己制造，坚信这偌大的棋盘终将成为过往的遗迹，坚信棋子相消终将成为智力的艺术而非生存的博弈。

文明会延续，未来也终将到来。

来吧，年轻的弈者，这是属于你的棋台。